

闪光的人性不该被“风雪”淹没

——本报深度还原珠峰救人事件前后



珠峰南坡大本营扎满密密麻麻的帐篷。 通讯员/刘群英 摄



今年春季,珠峰南坡攀登人数创下历史之最。图片来源于网络



株洲登山队员谢如祥和他的夏尔巴。央视新闻截图



范江涛和谢如祥对刘女士实施救援。央视新闻截图

◀◀上接01版 不出意外的话,将在第二天凌晨两三点钟登顶。

时间过去了3个小时,来到了海拔8450米的地带,那是冰岩混合地带,靠近“阳台”,坡度非常大,需要把安全绳固定在路绳上,一步步往上攀爬。在“阳台”附近,范江涛看到一个穿着红色羽绒连体服的登山者,卧躺在登山绳索的右边,只见她垂着头,额前的头发上都是冰霜。

范江涛停下来,用头灯照了照,发现对方在颤抖,左手手套不见了,裸露的手已经冻得发黑。“当时我听到她用株洲话在呼救。”范江涛对株洲方言非常熟悉,因为工作后出差的第一站就是株洲,他对株洲有很深的感情,后来留在湖南工作,结识了很多株洲朋友,包括湖南登山队的谢如祥和刘杨。

“我问她叫什么名字。”范江涛回忆,她用株洲方言说自己姓刘。范江涛看了看她的姓名贴,又看了看她的脸,发现她是湖南登山队的队员刘女士。双方早就认识,原本刘女士要和湖南登山队此次行的8名队员一起登珠峰,但由于周期较长,她请不了四五十天的假,然后说不了了。

“遇到她,我十分震惊。”范江涛说,当时她的夏尔巴协作(以下简称夏尔巴)不见人影,她的氧气也已吸完,体力不支陷入困境,同样震惊的还有已经登顶的刘杨,他在下撤途中遇到正在登顶的刘女士,当时刘女士跟他打招呼,“看到她,我人都懵了。”

是登顶,还是救人,范江涛十分犹豫。当时范江涛的夏尔巴就不同意救人,说“那个人已经死了,你救不活她的”。

毕竟,登山界有句挂在嘴上的话,“8000米以上无救援”,指的并非是不讲道德,没有人道主义,而是8000米确实是能力的边界线。在这里,连拧矿泉水瓶盖都困难。范江涛向上爬了20米,最终还是哭着返回救人。

“如果不救,她一定会死在这里。”范江涛告诉夏尔巴,那个人是他的朋友,他不能看着她死在那里。

范江涛作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,毕竟为了登珠峰,他付出了很多,包括时间、金钱、机会。从4月8日从长沙出发,范江涛就和队友们在尼泊尔进行近一个月的拉练、适应和等待。出发时,他还答应两个儿子,自己登顶珠峰后,会在峰顶上挑两块石头带回来,“让你们去班上好好地跟同学吹牛。”

从范江涛决定救人的那一刻起,这一切都将化为泡影。

找到刘女士后,范江涛把自己的一瓶氧气给了她,为她擦掉脸上的薄冰,还喂了她热水和巧克力,又帮她戴上羽绒手套。当然,他也有一点点不解的情绪,“你不是说不来了吗?为什么自己又跑过来?你冒这么大险,还把我们也害了,你知不知道……”

半个小时后,刘女士恢复了一些体力,在范江涛和他的夏尔巴一左一右的搀扶下,沿着绳索下撤。一个小时后,刘女士又突然昏倒,躺在地上。

空,天空能看到星星,这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,但范江涛的珠峰之旅却结束了。

“你后不后悔?”后来有人问谢如祥。“不后悔,生命只有一次。”谢如祥如是说。

救人的代价

根据媒体报道,刘女士是5月6日从加德满都坐直升机飞到珠峰大本营的,到她5月18日上午10点多登顶珠峰,总共只用了13天时间,速度快到令圈内人咋舌。

一般的珠峰登山周期在40天左右。根据网络上的珠峰南坡登顶攻略,先要从加德满都坐飞机到卢卡拉,再从卢卡拉开始七八天的EBC线路徒步,到达南坡大本营后,在罗布切、昆布冰川上进行拉练,然后在大本营调整放松,等待登山时间。

登山开始后,队员们首先要穿越昆布冰川,用三天左右的时间依次到达在海拔6000—7950米之间的C1、C2、C3、C4营地,最后从C4营地出发,花10到12小时,冲顶珠峰,然后再原路返回。

刘女士的珠峰攀登之旅非常激进。根据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,当时凯途高山公司负责刘女士的攀登珠峰之旅。该公司先让她在国内爬海拔6178米的玉珠峰作适应性训练,紧接着飞到尼泊尔,从珠峰大本营直接开始攀登。

凯途高山公司的领队罗彪介绍,刘女士经过C1之后,在C2待了4天后,直接跟另一支队伍攀登。没想到她在登顶下撤过程中遇到了危险,所幸被湖南登山队的范江涛和谢如祥搭救。

尼泊尔政府规定,从珠峰南坡攀登珠峰的登山者需要按照1:1的比例,聘请具有高山向导资质的夏尔巴,共同完成登顶珠峰的挑战。夏尔巴的任务不仅仅是替客户背睡袋、帐篷、氧气和水,更是要在高海拔地区尽力保障客户的安全。

罗彪说,在山上的每时每刻,夏尔巴都应该跟随着客户左右,因为8000米以上随时都可能出现意外。据他了解,在下撤途中,夏尔巴给刘女士比手势说,他要先回C4营地去烧水。由于语言不通以及体力不支,刘女士无奈之下同意了夏尔巴的提议。夏尔巴走后不久,刘女士就发现她的主锁卡在路线绳上,动不了了,没过多久,她便倒在路边,直到被范江涛发现。罗彪承认,夏尔巴这么做是有问题的。

刘女士能被成功救援,一方面是因为范江涛和谢如祥从C4营地开始冲顶不久,体力良好,还有多余的补给尤其是氧气用于救援,当天的天气也很好,夏尔巴的体力也不错等等。更重要的是,倒在路上的这个人他们认识。

一名在珠峰做过多年登山服务的向导说,在这样的高度,被救是一种运气。但对于救援者来说,很大程度上,救援意味着“遗憾”——不得不放弃登顶的机会,而这个机会的背后是漫长的时间准备,几十万的资金投入,以及他们所背负的关于团队的荣誉。

和刘女士相比,贵州人陈学斌就没有那么幸运。5月18日,陈学斌在失去意识前,几名登山者先后和他有过短暂的交集。当时经过陈身边的登山者们不是不想救,而是有心无力。

美国著名登山家科莱考尔在他那本名为《进入空气稀薄地带》中写道:在海拔8000米以上,人们无法苛求道德的尺码。8000米,不是道德的边界,而是能力的边界,人们选择见死不救,不是道德的缺失,更大的原因是能力的不足。而这种不足,值得被理解并原谅。面对高寒、空气稀薄,救援者除了

要牺牲氧气、食物、体力外,还要一同承担死亡的风险。

珠峰登山季分为春秋两季,其中春季攀登人数较多,最佳时机通常是5月中旬后的一段短暂窗口期,因为那时温度较高、风力较缓。“今年是有记载以来,最凶险的珠峰登山季。”尼泊尔旅游局官员介绍,今年春季登山季,已有12人死亡、5人失踪。有媒体分析,今年珠峰春季登山季死亡和失踪人数偏多,一方面是登山人数多,不少登山客缺乏经验和足够训练,同时也造成山顶拥挤,导致危险发生。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天气条件比往年恶劣,还伴有极度寒冷。

网络的漩涡

其实,把刘女士救回到C4营地后,谢如祥就已经感觉到不对。

回到C4营地后,范江涛非常照顾刘女士,不仅把自己的睡袋给了她,还时不时起来照顾。但刘女士半夜醒来的一句话,就是让范江涛找手机,看看自己是几点登顶的,这显然让没有登顶的范江涛感到不舒服。

被救后的第二天清晨,刘女士被凯途高山公司的夏尔巴接回了自己的帐篷,双方再次见面是几天后加德满都的酒店。谢如祥回忆,刘女士当时在餐厅跟她打招呼,声音很小还有些怯。当然,作为北大山鹰社的老队长,谢如祥深知这次遇险的经历会对刘女士的心里造成很大的影响,会自卑、会不安;她的身体也没完全恢复,对之前发生的事情可能只有一些片段记忆。

至于珠峰上救援产生的1万美元救援费用。谢如祥回忆道,他和范江涛下撤回珠峰大本营后,觉得允诺给夏尔巴一万美元有点冲动,于是跟高山公司的领队商量,决定给两个夏尔巴每人5000美元奖励。

“后来我才知道,我的夏尔巴救人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,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救了,对此我是很感动的。”谢如祥说,他的夏尔巴特别淳朴,到了南坡大本营后匆匆找到他,他不是来领那一万美元的,“而是担心没有带我登顶,我会不想付他1500的小费。”毕竟,珠峰登山向导的收入占据夏尔巴年全年收入的1/3,这里面又属客户支付的小费占大头。

后来,范江涛和谢如祥在加德满都的酒店里,与凯途高山公司坐在一起商量过解决方案。当时协商的结果是,1万美元作为奖励,由凯途高山公司负责支付给参与救援的夏尔巴,而且表示“这个钱一定不能抽成,要全部给到夏尔巴本人。”

范江涛没有想到的是,回国之后,给夏尔巴的钱却一拖再拖,导致参与救援的夏尔巴直接联系到了范江涛。范江涛通过中间人联系刘女士,希望她处理好此事。刘女士认为此事应该由凯途高山公司来负责,并随口表达:“如果一定要她本人承担,她可以先付4000美元。”

凯途高山公司的拖延和刘女士的随口一说,让范江涛非常生气,于是他和谢如祥直接把1万美元,打给了自己的登山公司,请他们先行垫付,并且在微信群里吐槽刘女士“至今没有说过一句谢谢,毫无感恩之心,并且不愿支付他们承诺给予夏尔巴的救援费用……”

然而,范江涛的吐槽,很快被人截图并传到了网络,迅速成为网络的热点。网友都在质疑刘女士对于救命之恩,为何“不感谢”,救援产生的1万美元为何不支付。

迟到的说明

对于网络上的声音,范江涛和刘女士一

开始并没有在意,直到6月5日,事件以令人匪夷所思的方式在网络上发酵。

对于网友质疑为何“不感谢”,刘女士的朋友易红(化名)说,刘女士个人不善于言辞,加上救人是一个很大的人情,她不知道该何面对。

面对《湖南日报》采访,刘女士对于范江涛和谢如祥的善举,表示“救命之恩,应当感谢”。后来,刘女士通过朋友想请谢如祥和范江涛吃饭表示感谢,但没有下文。

6月7日下午,刘女士在朋友的陪伴下去了长沙,约范江涛、谢如祥以及其他几个湖南登山队队员见面,大家一起吃了个饭。对于“救命之恩”,刘女士再次表达了感谢。当时,刘女士除了1万美元外,还带了2万元现金,她想向范江涛、谢如祥表示感谢,但被两人婉拒。

很多网友吐槽刘女士,舍不得花几十万元去登珠峰,为什么舍不得1万美元的救命钱。易红(化名)告诉记者,刘女士的经济条件其实并不像其他登山者那么好,她只是一名普通的银行职工,她参与户外运动的钱都是省吃俭用攒下来的。为了此次圆梦登顶珠峰,她几乎花光了自己的积蓄,没想到在下撤过程遭遇了意外。

记者曾致电刘女士,她表示因为这些钱已经商量好由凯途高山公司支付,她也一直跟公司在沟通。易红说,刘女士在遭受网络舆论批评之后,她所在的公司也给她带来了压力,“她很想向大家解释,但又受到压力不好随意发声。”

三联生活周刊采访凯途高山公司领队罗彪时,罗彪对于范江涛和谢如祥的救援表示认可,当问及为何不大大方方支付这1万美元时,他也很委屈,说自己刚从尼泊尔登山回来,想跟范江涛当面致谢,把误会解释清楚,以感谢费的名义弥补两位救人的夏尔巴。他同时承认公司的处理太迟了,目前钱已经退给了范、谢二人。谢如祥也跟记者确认,他已收到凯途高山公司退还垫付的5000美元。

6月10日,凯途高山公司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《关于凯途珠峰队员救援事件的情况说明》,并表示“抱歉,我们来晚了”。

在说明中,凯途高山公司创始人罗彪及在珠峰南坡海拔8400米得到无私救援的刘女士,向谢如祥、范江涛及两人的夏尔巴,致以最诚挚的感谢。感谢他们在那样一个生命禁区,以实际行动证明人性的闪光之处不会被风雪淹没,对生命的尊重超越了这个星球的最高海拔。

凯途高山公司在说明中承认,在这次事件中,刘女士与夏尔巴的意外分离是凯途高山工作的失误,这个部分他们必须承担责任。目前,救援物资已归还、相关经费已支付,其他事项已协调解决。

“这个情况说明来得太晚了。”易红认为,如果说明早发几天,网络上也不至于有那些“铺天盖地”的虚假信息。当然,“如果刘女士积极主动一点,或许问题不至于闹得那么大。”湖南登山队某队员认为。

范江涛表示,他们做这事的时候,没有考虑那么多,只是考虑挽救生命。没想到在私下场合的几句发言,被人截图传播出去,让事态发展完全超乎了他的预期。

在此之前,他就郑重地表示过,希望此事就此结束,以后不再提了。谢如祥的看法一致,“希望停止人肉、攻击、侮辱等行为,停止网络暴力。”

范江涛和谢如祥的义举,理应该被更多人看到和赞扬,而不应该被一些厘不清的风波所掩盖和蒙尘。

注意表达边界 拒绝“按键伤人”

李卉

言无刀锋,却能杀人。最近的两则热门事件,想必大家都不陌生。一则是“珠峰救人”事件。株洲市民刘女士在珠峰遇险获救后,陷入“不付救援费”的网络漩涡,扑面而来的冷嘲热讽、口诛笔伐让她在身体受到极大伤害后,再次受到网暴汹涌的精神伤害。更让人费解的是,连同我市另一名同性的男性登山者(被误认为是刘女士),以及报道过刘女士登顶珠峰的本报,都不同程度地遭遇网暴。还好,这个周末,随着登山公司一纸迟来的情况说明,沉默多日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,诸多“键侠”也自觉没趣悻悻散场。

可武汉杨女士却没有这般幸运。孩子在校被撞身亡之后,这位可怜的母亲却被网友指责衣着整齐、妆容精致,悲痛与愤慨交织下,她纵身一跳,以最惨烈决绝的方式与这个世界道别。让人痛心的是,仍有“按键伤人”者,向着孩子父亲发出诛心之言:“260万到手,又可以娶个年轻美女了。”

从世纪之初的“铜须门”到几年前四川德阳女医生自杀事件,再到部分网民对江歌妈妈“骗取流量”的污蔑诽谤……天下苦网络暴力久矣。可这臭名昭著的那门功夫为何生生不息呢?我们不妨参与网络暴力的乌合之众们画个脸谱。

他们之中,必然有心怀鬼胎的引领者。他们不在乎真相、不考虑言论对当事人可能产生的影响,也从未想过要承担任何责任。他们犹如垂涎尸体的秃鹫,眼中燃烧着渴望流量、赢得关注的熊熊烈火。他们炮制出一篇篇真假信息混杂、让人一时难辨真假的网帖,冠以耸人听闻的标题,嵌入冲击眼球的字眼与配图,投入网络的海洋来带节奏。

还有一批性格冲动的盲从者。有人说理智不会传染,但是情绪会,特别是激动的情绪。当进入网络世界后,一些人的理性分析能力越来越弱,极易受到暗示、引导与操纵。这群“易上头者”的聚集,无疑会让真正的智慧淹没在低智的洪荒之中。

更多的是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。置身群体的“无责任感”,让看热闹是他们通过“大胆发言”来起到“拱火”效果,推动着谣言的飞速传播与肆意蔓延。我们爱说:“雪崩时,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。”但事实是,雪崩时,也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错。

三人成虎、众口铄金。这三种群体聚集之后,金钱追逐替代了真相探求,情绪宣泄淹没了理性思考,狂欢之乐盖过了善美之光……排山倒海的“吃人效应”由此产生,网络暴力呼啸而来。

从法治的角度看,我国《民法典》《刑法》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英雄烈士保护法》等多部法律,都对治理网暴作了相关规定。治理网暴今年首次写入“两高”报告。最高检工作报告也提到,去年“坚决惩治网暴,从严追诉网络侮辱、诽谤、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1.4万人”。近日,又有消息传来——为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活动,有效维护公民人格权益和正常网络秩序,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起草了《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(征求意见稿)》,已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

网上网下、大屏小屏,都不是法外之地。我们热切盼望,通过专门立法、系统立法,提升法律的威慑力量,让网络秩序回归法治轨道。作为个体的我们,在参与网络讨论时,切记表达要有边界。既然已有无数先例告诉我们“事出反常必有妖”,在面对热点事件时,我们不妨缓一缓、想一想,或者干脆让“子弹”先飞一会。